



人藏書名
TOP BOOK

佛
触手可及
人间世的
高僧

吴学俊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佛

触手可及

人间世的

高僧

吴学俊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触手可及——人间世的高僧 / 吴学俊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24 - 10187 - 4
I. ①佛… II. ①吴… III. ①僧侣—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6456 号

佛,触手可及——人间世的高僧

作 者 吴学俊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正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240mm 32 开 6.75 印张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187 - 4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第一章 西部光明——摄摩腾传 1

人群像浪头一样一波一波地朝摄摩腾身后的方向奔逃而去，有一个善良的大胡子还试图拉住摄摩腾，他大声对摄摩腾说，和尚，你是要去送死吗？摄摩腾头也不回地回答他说，佛法超越生死，您走好！

第二章 宿世之对——安世高传 25

番禺少年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擦了擦，拔刀说，果真让我逮到你了！安定睛一看，放声大笑，他说，我过去世欠您一条性命，所以现在世远道而来偿还宿债，您今日的愤怒，也是因为前世时积累的怨气，杀掉我吧，都发泄出来吧！安说完，弯下腰来，伸长脖颈，把头发拨到一边，露出昨天在粤江里刚刚漂白的脖子。

目录

第三章 神通——佛图澄传 49

佛图澄说经毕，脱下袈裟，袒胸露腹，右手接过郭黑略递来的一壶酒，朝胸口上浇了下去，又伸左手将酒均匀地擦到腹部各处，并在其右胸腹交接附近一处看起来淤黑鼓胀的地方重点涂抹了一番，然后弃了酒壶，接过郭黑略递过来的冒着青烟的匕首，划开了淤黑鼓胀之处。

第四章 四海弥天——释道安传 73

道安忽有所悟，关键的人不是王侯将相，他在邺城做佛图澄的助教时，为他们说过太多经了，关键的人应该是每一个愿意放下，放下屠刀，放下锄头，放下钱币，举重若轻地放下，然后听沙门聊一会儿佛陀的人，是他在濩泽说经时那些闻讯赶来的蓬头垢面的乡野之人，对头，就是他们！

目录

第五章 西行漫记——玄奘传 99

摩揭陀国的雨水特别充沛，所以地势较低的洼地为水所淹，可以行船，玄奘的船沿恒河自北向南，而后偏离恒河，抄直道穿行在村落和市镇之间。妇女们顶着陶罐，挽着裤腿，走在浅水里，巧晃腰臀，涉泥泞如行平地，孩子们用竹筒汲了水，看到玄奘的船远远过来了，开心地向他和船夫喷射。这每一幕景致，每一个细节，包括风行水面的声音，甚至青草衰败的气味，都比想象中要更美好。

第六章 本来无一物——惠能传 187

惠能说，我，惠能，后院舂米的，我也有一首诗，您愿意帮我写上去吗？张日用看了看惠能头发上的几根稻草说，你也能作诗，还真是稀罕事。惠能说，想要学习无上的觉悟，不能看不起初学者，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张日用一听，肃然起敬，端正态度说，你只管说，我帮你行文，写到墙上，你要是得法了，记得先度我，可别忘记了。惠能说，那行。

后记 209

第一章

西部光明——摄摩腾传

人群像浪头一样一波一波地朝摄摩腾身后的方向奔逃而去，有一个善良的大胡子还试图拉住摄摩腾，大声对摄摩腾说，和尚，你是要去送死吗？摄摩腾头也不回地回答他说，佛法超越生死，您走好！

一、金人之梦

释迦牟尼在中天竺善胜国伽闍山下的一棵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后，又过了六百五十三年，远在洛阳的汉朝皇帝刘庄在一个雨疏风骤的秋夜里梦见了他。刘庄不知他是谁，只感觉哪辈子见过。次日朝会上，刘庄兴致勃勃地跟文武大臣描述起了梦中所见，他认为这个梦跟军国大事一样重要，为了不让群臣误以为他的话是聊正事前的开场白，他的表述有些夸张。

刘庄说，噫，神奇！一个麦穗般金黄饱满的异乡人在朕的梦里飞，他有一副黄金的身躯，那宝气，厚重、沉郁，就像是要溢出来！——但他又身轻如燕，他飞得甚至高过了一行白鹭，掠过朕的起居室，然后是厅堂。他像城门一样威猛高大，却又留着一排可爱的小髻发。最后，他落到前殿上，头上放射出太阳的光芒，绚曜生辉，电光石火之间，就照透了朕的梦、宣室、未央宫和整个洛阳城。咳，天上人间，纯净！——他是谁呢？

司徒虞延说，臣以为是祥瑞，前年庐江太守上过一道奏折，说是一坨坨的黄金在巢湖的浅滩出现，只可惜，打捞时从淘金人眼皮底下溜走了，庐江太守说这件事已经无法证实，但他还是想说，天下出现了祥瑞。臣不欣赏他的淘金手段，但是同意他的结论。

太史傅毅，一位博闻广识的才子，曾经和班固一起校勘过皇宫浩如烟海的藏书，他说，周昭王时，在西域更西的地方，有一位名叫佛陀的圣人出世了，他身高一丈六尺，遍体金黄——连脚掌也不例外，陛下梦见的金人，臣想是佛陀。

刘庄说，是吗？——王博士，真有这件事吗？

博士王遵，一位掌管图书、通晓古今以备皇帝咨询的顾问，他还指导新任命的官员重温四书五经。他回答说，有！臣读过一本名叫《周书异记》的书，书中记载，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黎明，泾河渭河涨水，枯井涌泉，宫殿里刮起了大西风，大得最老的宫人都不曾见过，城外的民房持续震动，足有一炷香工夫，但令人惊奇的是，大风不曾摧折一根树枝，也不曾掀起一块瓦片，震动也没有摇塌一间民居，也没有人畜伤亡的报告。当夜，天上出现了一道自西向东贯穿太微星宿的五彩星光，余光遍及四方苍穹，呈现出青红色。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泉水、西风、地震和星光，是什么祥瑞？苏由依据《易经》占了一卦，得卦为乾卦九五：飞龙在天。苏由向周昭王解释卜辞说，在遥不可及的西方，有一位大圣人出世，他的名声和教义将在一千年之后，泽被中土。昭王听了，觉得这事不一般，就让苏由将这件事详细记录下来，刻在石头上，然后隆重地把石头埋在官外南郊天祠前。到了秦始皇时，有以室利房为首的十八个人从西方来，携经书到咸阳，他们来的时机不对，恰好在焚书坑儒事件后，于是被捕入狱，经书被撕毁。据说他们打算传播的就是佛陀的学说。到本朝武帝时，霍去病将军攻打西域，曾掳获一尊金人带回汉土，武帝将其供奉在甘泉宫。据说那尊金人正

是佛陀本人的雕像。到(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六十九年前,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曾向博士的弟子景卢口头讲述了佛陀的一些说法以及生平故事,因此才知道,《周书异记》里记录的西方大圣人是正是佛陀,而且据臣推断,自周昭王二十四年距今,正好一千又十年,到了苏由预言的中土接受佛陀学说福泽的时候了。陛下在梦中念念不忘的,莫非就是这件事?

刘庄说,说得好,朕也是这么想的!——当年室利房等十八人远道来到咸阳,送来佛陀的经书,未遇明主,可惜了,现在朕要同样派十八人西行,迎取经书。诸位爱卿,意下如何?

虞延说,要得。傅毅说,皇上此举比横扫六合的始皇帝更大度。王遵说,太好了,早就想听听西方的圣人都怎么聊人生的了,臣向皇上报个名,十八人里面算臣一个。

二、蔡愔西行

司徒虞延拟定了十八人名单,在取得每一个被选人的同意后,他把名单呈报给刘庄,并解释说,皇上的侍从官郎中蔡愔带领队伍,主导对外交往,博士王遵负责提供行动策略,太史傅毅撰写游历记录,羽林中郎将秦景承担护卫工作,另有会计一人、通西域语言者一人、大夫一人、善猎者两人、庖丁两人、砖瓦匠两人和兵丁五人,共计一十八人。

刘庄仔细看了一眼名单,先拿朱笔画了一个钩,准了,

接着对虞延说，你想得真周到——这些年轻人，个个都是好样的！虞延说，是啊，指哪儿上哪儿，不像我们这些老家伙，都不大想动弹了。

如此，在汉明帝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秋高气爽的一天，蔡愔、秦景等一行人，跟刘庄表完誓死完成任务的决心并各饮了一樽燕麦酒之后，就离开了洛阳。

沿着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的张骞通西域线路，蔡愔一行先后到达陇西、酒泉、玉门关、焉耆和龟兹，而后在胡杨树叶变成黄金一样的颜色时，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们先后沿着胡杨生长的路径和隐约的古河道行走，幸运地躲过了流沙、狂风和沙暴，还和一只夏眠的四爪陆龟一起在风蚀蘑菇下面躲避正午的烈日，最后他们成功穿越了那片绵延千里、危机四伏的大荒漠。

即将抵达于阗（即和田）的一个午后，蔡愔和会计骑马走在队伍最后，他正在向会计派活儿，他说，再往西行，金银可用，但五铢钱不能流通，于阗盛产玉石，都换成美玉吧！会计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不知如何鉴别真假优劣。蔡愔说，你只管议价，让博士王遵帮你掌眼，他是行家。正议论着，前面队伍中忽然有一人从马上倒栽到地上。

蔡愔催马上前，只见落马的是两名庖丁中较胖者，他连忙下马，将庖丁身体在地上摊平，并让众人适当地散开——他们把风都挡在了外面。大夫按压庖丁的人中，并给他喂水。庖丁很快苏醒，但却像是得了软骨病，连拿起一把砍骨刀的力气都没有，他说，头是真的太痛了！

大夫说，你尽量说得形象具体点儿。

他说，头就像被城门夹过一样。

大夫说，得了高山病，只能静养了。

蔡愔只得让大家原地休息了大约一个时辰，但庖丁仍然无法起立。

蔡愔说，我们必须赶路，要么就要夜宿旷野了，不过，这样的话，庖丁的病不仅得不到医治，还可能会因为寒冷而加重。

庖丁不同意，他哀求蔡愔说，蔡郎中，我再躺一会儿，您再等我一会儿，就只当我去了趟茅厕。

蔡愔摇头说，不可以，我们要马上动身。

庖丁哀求所有人说，你们先走吧，等我缓过来了，我再赶上你们！

蔡愔又一次摇头说，不可以，我们必须一起走！

庖丁生气了，你们把我丢下得了，不用管我，让我自生自灭好了，我只想躺一会儿！次胖的庖丁忽然流泪了。

蔡愔摸了摸病庖丁的头说，兄弟，不要这样，你看，天很快就黑了，大家很快就饥肠辘辘了，我们需要你。蔡愔说完后起身让次胖的庖丁和四名兵丁一起把病庖丁扶上马。

病庖丁在马上颠簸了几下就开始呕吐不止，他吐出了深绿的胆汁和雪白的蛔虫。当蔡愔一行终于看到于阗城的土墙浮现在夕阳消散的地方时，病庖丁再次从马上跌落下来。他死了，就像一块被切肉刀切到一边的肉。

次日，会计买了棺木，蔡愔等人在于阗城东郊葬了庖

丁，博士王遵写了悼词，次胖的庖丁在墓前焚烧了。简陋的葬礼即将结束时，却有一名兵丁大声叫道，郎中，属下有一事不解，就为了皇帝老儿的一个梦，仅仅是一个梦，就值得我们都去送死吗？

蔡愔回头看了兵丁一眼，然后半倚坟头面朝大伙坐下来。他说，当日，虞司徒指派我带你们去西域，我十分不想领命，却又不能抗命。我五内纠结，跑到长安的一家酒馆买醉，喝最烈的酒，吃最腥的肉，我怨天尤人，不能自己，直到夜半更深时。兄弟们都劝我不住，接连走了，掌柜和伙计也不答理我，只有墙上一句诗，还留在我身边。我的痛苦无人可说，我只得跟我的诗歌弟兄对话，我持灯仔细看了，只见那诗写的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我摇头晃脑有口无心地念了两遍，转念一想……蔡愔讲述到这里，忽然站起来大喝一声说道，哈！我大惊骇！酒当场就醒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老天没有降生孔夫子，一万年来大伙都是摸着黑凑合着过的，天太黑，夜太长，看不到日初出如车盖又苍苍凉凉，看不到日上中天如大铜盘又如一锅浓汤，没晨曦，没晚霞，没意义，没意思！我想那佛陀是西方世界的圣人，有如仲尼之于中土。仲尼五百年前已然逝去，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人生的新鲜看法了。我，蔡愔，一个听使唤的小吏，可以领头去西方世界，取回佛陀写的书，说不定就正好打破了五百年来的黑暗，谁干的事能比这有意思？谁干的事能比这有意义？都没有！于是，第二天我欣然受命，并且至今不悔。你们之中，如果有想回去的，想回到足足五百年一梦不醒的长夜里去的，想回到洛阳花天酒地混

吃等死的，随时可以走，我让会计发盘缠！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刚才发难的兵丁说，蔡郎中，属下看得太浅了，属下给大人赔个不是，属下不想回去，属下愿意跟着蔡郎中去西方世界。

王遵说，好！兄弟们，蔡郎中带着我们干的事情，不只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秋梦，不只是一道不可抗拒的命令，它超越了梦幻和皇命，它也超越了我们这些小人物的生与死，它的意义将自己显示出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管不顾地一直向西走。

蔡愔说，那就这样，收拾一下，动身！

为了回避匈奴人可能的留难，蔡愔一行尽量行走在有大月氏残留部落的地方。他们取道天山以南，行了二十余日，穿越了天山、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的交会之处——葱岭，来到兴都库什山（俗称大雪山）下，正准备马上翻越时，忽然间四野纹风不动，天上的云越来越浓，青天有如羊奶漫漈，半个时辰后大雪纷飞，只披上件蓑衣的工夫，蔡愔就看不清前后左右的随从了，他骑在马上，连马头都看不到。

这时，有一骑破雪而出，与蔡愔并辔而行，是羽林中郎将秦景。他汇报说，属下找不到愿意进山的向导，向导们都表示，现在正是隆冬季节，气候严寒，大雪封山，此时进山，多半有去无回，都不愿意以身犯险。

蔡愔大声说，你把山下的向导们都召集起来，以十倍的酬金悬赏，一定有人愿意去。蔡愔说完，聚拢部属，寻了一处山洼避雪。

羽林中郎将秦景和翻译又去将四五名向导一一聚齐，许以重诺，但依旧无一人应允，他们反而劝秦景等人不妨就在此地落脚，等到明年冬去春来抢在融雪之前再翻越不迟。秦景无计可施。

太史傅毅给蔡愔提了一个建议，给向导们少许钱币，向他们请教兴都库什山的地理详情，再由傅毅本人绘出兴都库什山地形图和进山线路，同时记录登山要领、注意事项以及应对险恶之地的方法，然后大可以舍弃向导自行进山了。

蔡愔同时采纳了向导和傅毅的意见，他让大家分别寻找面善的人家，商量落户过冬，却又和傅毅、王遵、翻译等人，天天和向导们泡在一起，反复测绘兴都库什山地图，并一再增益登山的攻略，但有新知，他就召集所有人讨论。

两个月后，蔡愔已经做好了详细的规划和充分的准备，庖丁做了足够大伙吃上七七四十九天的熟食，每人打包一份，大夫煎制了救急的药材，兵丁们搓好了几类粗细不一的绳索，泥瓦匠备齐了帐篷、铁锤、铁钺、火把、火石、木炭等露宿的、登山的和取暖的器械，最后每个人都脱下了汉服，改穿了当地的兽皮衣裤和高帮的皮靴，在和四名向导一起祭过当地莫名伟大的神灵之后，开始登攀兴都库什山。他们必须越过两千丈高的蒂里杰米尔山峰。

到了六百丈左右的地方，山势越发陡峭，马匹再也无法上行。这时，蔡愔依照规划，留下一名向导和全部马匹，并设立了一个长期帐篷，作为接应。他们还杀掉了一匹马，烤熟后分吃掉了。

接下来,他们每天向上攀行五个时辰,每天能爬二百丈,过了三日,到达一千二百丈时,开始进入一处冰雪森林。只见冰柱林立,纤细的像春笋,高大的像通天塔,在阳光的照射下,满目晶莹绚烂。向导提醒大家,壮观即凶险。蔡愔一行小心翼翼地穿过冰柱间狭窄的缝隙,行了半日,一名兵丁在转身时,背后的行囊推动了身体一侧的冰柱,冰柱的尖端崩塌下来,引发了一连串的爆裂和撞击。闯祸兵丁之后第三人,一位善猎者,被冰雪碎块淹埋了,他被扒拉出来后,一条腿折了,身上伤痕累累,头部也受到了冲撞和冰冻,神志不清。蔡愔让兵丁们织绳成网,网子挂在两根横木上,等大夫为受伤的善猎者止了血并接合了骨,他就拿羊皮将受伤的善猎者裹了,丢进网里,两名兵丁抬着向上行进。三名向导彼此看了看,都摇了摇头,一副这样做无济于事但又无法反对的神情。

过了一夜,受伤的善猎者已经昏迷,身体高热,却又打着寒战,伤口不红不肿,已经凝固僵死了,大夫用刀扎,就像扎在高原永久冻土上,一点脓血都放不出来。蔡愔、博士王遵与大夫和三名向导商议了一番,最后大家决定在避风的雪岩下面,用铁锤为受伤的善猎者挖掘一个雪洞,搭一个简易帐篷,留下食物,并留书一封,让他原地待援。向导们承诺,如果受伤的善猎者能够苏醒并活到向导下山时,他们一定把他带下山。羽林中郎将秦景临走时,还再次稳固了一下塔状层累的石头标记。

到一千六百丈高左右,他们进入了一片冰雪台地,这里